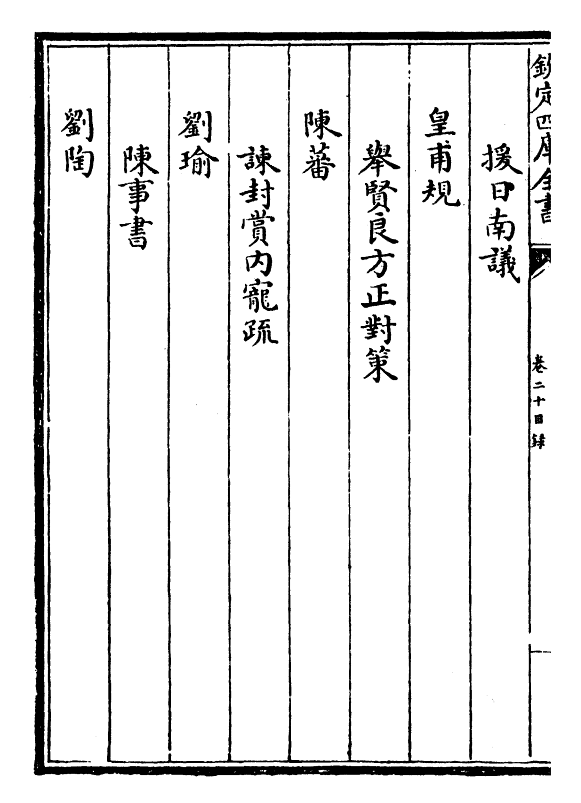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目録

漢



鑄錢議

張敞

上王暢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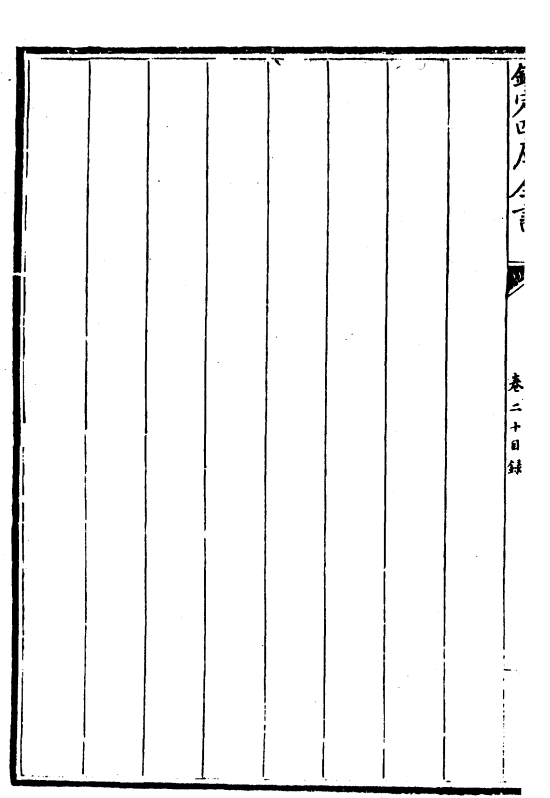
傅燮

請誅中官疏

蔡邕

上靈帝封事

幽冀刺史久闕疏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儒化大行

辨和同論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

博考往籍斷以正義和同之介較若

白黑矣

臣正治曰其論和同與晏子之言相表裏而以義為斷以道為貴尤為篤論

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劑齊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

昔楚恭王有疾名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楚恭王名

審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殁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謚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子囊楚令尹名）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寵榮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謚法既過能改曰恭）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于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芋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不誅

臣照曰詞旨清辨不為激烈之語而規時之意最深

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王歸王自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楚恭王與晉人戰于鄢陵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渴而求飲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于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斬子反以為戮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答云云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

不恕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曰不可訪于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彌為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羯與共搆臧紇于季氏臧紇奔齊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庶衆也言衆事恕已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回邪

也疾病也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讐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左傳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鞮以逆文為戒勃鞮晉寺人披也左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于蒲披斬其袪及文公歸國呂甥郤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郤之難告之言初雖逆文公後竟成之也傅瑕以順厲為敗鄭厲公為祭仲所逐後侵鄭及大陵獲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傅瑕也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新序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于朝申侯伯順吾所欲

意愈婉而氣愈直讜論碩辭可刊金石

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官至太尉為梁冀所殺

災異策對

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詔問為政所宜故對策順帝覽其對即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于成事者也夫化

西山真德秀曰按梁氏貴盛未及期年不過崇顯無加而已左雄既諫止其封李固又欲抑止

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草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

其寵忠臣之心慮於未形大抵如此使順帝能早從其言則國家興時無弑逆之禍梁氏亦免赤族之誅豈不休哉

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于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

臣德宜曰女子小人孔子以為

難養根連莫結陰沴實乘正月繁霜所由刺也固能痛切指陳勝於馬融張衡所對遠矣

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

臣鴻緒曰歷指時政不減長沙

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

之災而尚書喉舌等語尤識治體

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布也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令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黄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時邁之篇詩振作震此言動之於內而應于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起則仁義

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㑹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冐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

老成卓偉之言自爾伉正

臣是敬曰積賢爲道猶義不磨易言拔茅連茹詩言藹藹王多吉士即此義也

陳事疏 時因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

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以練神爲寶安國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慢然遂爲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闚兵于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黄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

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朕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荆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嘆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禄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托疾病可勑令起

援日南議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反攻郡縣順帝名公卿百官會議

萬里赴援既言其失又能策畫方略條論幷然謀國之忠何其懇到也

水心葉適曰李固駁發兵之議夫交阯九真反而欲以兖豫揚

遣大將發荆揚兖豫四萬人赴之固為大將軍從事中郎駁議四府悉從

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有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廪五升用

州赴之不待知者而知其不可用矣然當時士大夫所見皆如此者蓋有寇即發兵發近不能勝則發遠乃目前常行之事故也觀固陳斂利害豪髮無遺借箸而籌蓋不足道信儒者之英傑也

臣乾學曰命將無益州郡可任

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騾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

此治荒徼之要訣盡邊徼之民各欲自衛其身家地接則情實易得習同則强弱相當第用一能吏領之便足辦寇也

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延熹中為泰山太守封徵拜議郎後為度遼將軍遷弘農太守封

披瀝直陳於對策中尤為奇特

壽成亭侯

舉賢良方正對策 冲帝質帝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奸偽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為禍福也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

西山真德秀曰皇甫規舟楫之

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大賊從橫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梁商女為順帝后后女弟又為桓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

喻可謂忠矣使冀能以保國全家為心諮諏善道惟新令圖以濟國家於險則同舟之人其有不安者乎同舟之人安矣操楫之人其有不與者乎顧方憤其忠言欲寘之死所謂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禄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

臣英曰喻君民於乘舟喻輔弼於操檝數語抱要遂為一篇警策

勁奥峭利之中自有沉摯深厚之氣

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陟紫庭怖慴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已以規為下第拜郎中托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與人官至太傅上疏請誅曹節王甫等為節等所害

諫封賞內寵疏時桓帝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令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

水心葉適曰今世學者論陳蕃只舉後一節更不記以前事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君人者容悅是為觀其正已正物終始以天下之重自任壁數二漢

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録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儁先人之絶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内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

自季周之外更無人焉然既有賓后父子天下在掌握自古得時未有如此却是蓄自戲迫壞之哀哉夫以蓄終身自治尚不做得後一節其不如蓄者豈復能有為事功難易人材品目真未易言有志於古人者其可不深淵薄氷日慎一日乎

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西宮災注云時僖公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悲愁怨曠所生也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于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令當作今皆謂獄緣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條析當時之弊極盡情致文亦波折古宕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桓帝延熹中拜議郎竇武欲大誅宦官引與同謀武敗瑜亦被誅

陳事書 瑜初舉賢良方正上書陳事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闚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荅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盖

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宮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天有六氣淫生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詩小雅采綠篇詹至也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婦人所以怨曠也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

至長幽蔵殁身又常侍黄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畧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王信譖而繫之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降霜齊莊公滅莒杞梁殖戰死其妻就夫屍于城下哭之十日而城崩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竒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月令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促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

賕賂皆為吏飼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徼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古者天子有諫臣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

因鑄治而及農殖真知本之論

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征營慴悸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王勃之後靈帝時為御史以切直忤宦官下黄門北寺獄拷驗急遂閉氣而死

鑄錢議時陶遊太學曾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乃上議帝竟不鑄錢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悦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武旅周武

王之旅兒得水藻言喜悦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盖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案民當作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

瓊山丘濬曰劉陶所謂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有飢此至言也民之所以有飢者以無穀也務必使錢常不至於多餘穀常不至於不給其價常平則民無告飢者矣

臣乾學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

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玉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

一日有飢苟得治財之樞要幣輕幣重之紛紛自在可略也又歸重於禁止役奪尤為碩畫

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内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治鑄之議鍥刻也口結反。聽民庶之謡吟問路叟之所憂說苑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甚悲避車而問之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絶是三失也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適食之災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

也山崩川皆亡之徵

者矣臣嘗

鴈之篇鴻于飛集于

起屋舍築堵同時而

勞之聲其

列女傳魯太子幼女

嫁乎漆室識也豈為

意屏營徃

俞賢人也痳猶瘏寐

羣小競起

並噬無厭

蘄也窮所驟山之徒

合八方分

方尺之

函斗之絓掛也○

小雅大東之詩

也

用刑不如行恩求姦未若禮賢洵為精義名言

水心葉適曰王暢疾惡有發屋伐樹堙井夷竈之事東漢中世

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

張敞 王暢功曹

上王暢奏記 暢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掾治贓物或至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敞奏記暢深納之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名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 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視人如子其化大行 仁賢之

以後名士之患大率如此又不知當時所謂豪强者何如而疾之已甚若以今世所見則極有可議蓋以善形惡自是義理中偏側之論故孟子亦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孔孟在春秋戰國其亂豈不愈於順桓之世然善既不可屈於惡又不能勝

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于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耀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于章陵五百里甸服千里侯服南陽去洛千里故曰侯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陰后鄧后並新野人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孽孽求姦未若禮賢

惡其道只得出此而東漢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于敞法之上求以勝天下之不肖宜其屢發而屢挫也

慷慨上書情最真至

舜舉臯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 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晉國之盜奔秦也 虞芮入境讓心自生 文王為西伯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二人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㝵為取辱遂相與讓不見西伯而還 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傅燮 字南容北地靈州人官漢陽太守金城賊王國等圍漢陽燮殉難

請誅中官疏 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靈帝猶記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于外皆興于內是故虞舜升朝先

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于趙魏黄巾亂于六州此皆釁發蕭墻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黄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專權忠誠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黄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氷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説

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賜死于杜郵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為郎中校書東觀董卓辟拜侍御史遷尚書卓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湛深經術曉達時務封事之佳者

上靈帝封事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霹靂陽氣之動也○辟普歷反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玄府朱衣謂祭官也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

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疏廢解除猶謝過也故皇
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
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
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
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
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
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
宜所施行七事表左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

臣杜訥曰論列七事根據古義無一支蔓語絕類劉向諸疏

夏之節迎五帝於郊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于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月祭中央帝也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宫內產生及吏卒小汚小汚謂病及死也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于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致敬莫重于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二年議修山川

(百神羣祀以祈豐年又宗祀五帝于明堂三年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為人祈福)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心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有死于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

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絶于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曽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

宣聲海内博開政路四事夫司隷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别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龎芝凉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橈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懐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謡言奏事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謡言者也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

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令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平和也章明也）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

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士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士（時名諸生能為文賦者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之徒侍制鴻都門下喜陳閭里小事帝悅之優見擢用）臣每受詔于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于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于石渠章帝集學士于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以為

致遠恐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六事畢綏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名拜議郎郎中若罷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偽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

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禄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恒當作桓桓謂桓帝后也祖謂將葬祖祭于庭載升柩于車也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賊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

言議勁正文氣紆徐

大馬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邕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

幽冀刺史久闕疏靈帝熹平中行三互法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于是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帝不省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議為名職以郎為貴知淺謀漏無所獻替夙夜悟歎憂悸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强弩為天下精兵國家贍仗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辦于二

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弓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元流離溝壑寇賊輩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自為寇虜則誅之不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

時天下分為十三州言十一州之人皆有婚姻往來如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𢌿避轉拜

平原相也三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孤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吏初除詔書治嚴治裝也不過五日今者刺史數旬不選誠非其理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明禁約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為內史為梁內史武帝患東越數反拜故侍詔會稽朱買臣買臣吳人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

家臼為冀州刺史_{敞河東人}安國徒隷賈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顧三互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竊見日月拘忌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蠢蠢將為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罷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臣憸憸瞽言惟陛下留神再省

引据多於論斷然
具有精理碩畫

三省

諫伐鮮卑議　靈帝時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歲被鮮卑抄畧熹平六年北地太守夏育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帝未許會護羌校尉田晏先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中常侍王甫為請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與育并力討賊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邕上議帝不從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闐顏山名○闐音佃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深

臣乾學曰邕文詞古質善為碑版之體其疏議獨為暢達絕類西漢文章

遠畧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强胡西伐大宛東平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時私鑄錢賣鹽者鈦左趾榷專也官自賣酒人不得賣也緡絲也緡錢二千二百筭一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武帝使置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伏斧分部逐捕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

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育夏育晏田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

之蚧搔蚧音介搔新到反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瘭必姚反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茍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校寇螘音以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旰食乎旰晚也今當作令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

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

言能舉其大者故筆力超渾

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畧李牧趙北邊良將謹烽火邊無失亡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嚴尤諫王莽伐匈奴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楊公名賜字伯獻

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公惟司徒之孫震太尉公秉之冑子皇祖考以懿德晉及肆勤式建休勳啓洪範

臣熙曰東漢末年文氣漸靡此獨蒼勁高潔雖多引典謨成語而音節鏗然不同凡響

公祇服弘業克丕堂構小乃不敢不慎大亦不敢不戒用罔有擇言失行在于其躬洎在辟舉先志載言罔不攸該乃自宰臣以從王事立功不有用辭其祿逮作御史允執國憲納于侍中在帝左右爰董武事王師孔閑羣公以舊德碩儒道通術明宜建師保延入華光侍宴露寢敷典誥之精旨達聖王之聰叡帝以機密齊栗常伯據任鮮克知臧以釐其采命公再作少府俾率其屬以熙庶績天地作險國家丕承軍門祛禁式遏寇虐命

公再作光祿亦總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帝家巖巖大理惟制民命命公作廷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惟明折獄蔽罪于憲之中按本傳賜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以特進就第公實未為廷尉也亦惟三禮六樂國之元幹命公作太常明德惟馨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永世豐年溥天率土而衆莫外命公作司空公唯戩之翌明其政時唯休哉惟天陰隲下民彝倫所由順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

臣正治曰立言原本尚書彙帝詔策稱賜九德純備輔國以忠非斯文不足以傳之矣

恭于孝時惟休哉昭孝于辟雍命公作三老帝躬以祗敬遵有虞於上庠茫茫大運垂光烈耀命公作太尉璇璣運周七精循軌時惟休哉帝欲宣力于四方公則翼之辟道或違公則弼之虔恭夙夜不敢荒寧用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天子大簡其勲用受爵賜封侯于臨晉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帝乃震慟執書以泣命于左中郎將郭儀作策賜公驃騎將軍臨晉侯印綬兼號特進謚以文烈寵命畢備而後即世賜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

萬緡五百疋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
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幃幄遂階成勲
以陟大猷師範之切昭于内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
在御校殊位特進五登衮職弼難人寧雖受茅土未荅
厥勲逝人共嗟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設殊等物有服
章令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
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
羽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勑驃騎將軍官屬司
空法駕送至墓塋公卿以下會
葬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
肆其孤彪敢儀古式昭
銘景烈銘曰天鑒有漢誕生元輔世作三事勛在王府乃
及伊公克光前矩悉心畢力肖其祖武化洽羣生澤霑區
宇帝曰文烈朕嘉君功為邑河渭建兹土封申備九錫以

藻腴流利已開晉魏六朝之風然西京矩矱猶存也

祚其庸位此特進于畢羣公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崧高作頌大雅揚言今我文烈帝載用熙參光日月比功四時身没名存永世慕思

郭有道碑文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界休縣名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虢叔為文王卿士穆昭穆之穆也咨謀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郭古文虢字林宗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

伯厚王應麟曰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墓銘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

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隱占也括度也矯正也言占度事理足以矯正時俗之非）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圖河圖也緯六經及孝經皆有緯帝學國學也）于時纓緌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緌纓冠飾也紳大帶也凡帶必有珮玉謂在朝及儒學諸生皆宗之）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

韓同傳若繼成漢史兼有南董之筆

臣鴻緒曰典贍而工中郎謂平生惟作郭有道碑不愧宜其文

闡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休美之也）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鴻涯即洪厓仙也巢許巢父許由也）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融厚也）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言念之不容寘也）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惟思也不朽之事謂將謀立碑也）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見述也今以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

世令問顯于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摭拾也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高叶音告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謂司徒辟為掾也幾數也○招叶去聲委辭召貢保此清妙召貢謂公卿辟之而州郡貢之也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曜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華而不縟故淵穆之氣浩乎無涯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邑有陳太丘碑文選所錄是也又有陳太丘廟碑銘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令遐一首

君諱實字仲弓頴川許人也其先出自有虞氏中葉當周之盛德有嬀滿者武王配以太姬而封諸太昊之墟是為陳胡公春秋之末失其爵土遂以國氏焉世篤懿德令聞不顯君膺三靈之清和受明哲之上姿憑先民之遐迹秉玄妙之淑行投足而襲其軌施舍而合其量夫其仁愛溫柔足以孕育羣生廣大寬裕足以包覆無

水心葉適曰陳寔以善下人為一世所伏而許劭以為太丘道廣廣則難周劭之言蓋未可輕非故為裁量者也昔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若寔隱身自約終不以世利為已益故可以蹈其行免弊之道心料有耿焉今夫

方剛毅强固足以威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世心先生有此四德者故言斯可法行斯可樂動斯可象靜斯可效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範從其趣尚戾狼斯和爭訟化讓雖嚴威猛政迫以刑戮未若先生潛導之速也其立朝事上也恭順貞厲含章直方無顯諫以彰直不割高而引長常幹州郡腹心之任義則進之以達道否則退之以光操然後德立名宣蓋于當世辟司徒府納規陳謀匡弼三事人用昭

燭已不盡照物不晳而借寔之美以行于天下者不見其成德也

明台階允寧遷聞喜長清風暢于所漸儉節溢于監縣名司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即解綬去復辟太尉府遷太丘長民之治情斂慾反于端懿者猶草木之偃于翔風縣名百卉之挺于春陽也以所執不協所屬色斯舉矣不俟終日辟大將軍府道之行廢有分于命乃罹密網以就禁錮潛伏不試十有八年大忌蠲除黨禁舉賢良方正解也大將軍司徒並辟君曰七十有懸車之禮況我過諸遂不應其命容止法度老而彌壯凡所履行事類博審

不可勝數畧舉首目具寔録記在乎其傳春秋八十有三

中平三年八月丙子卒大將軍三公使御屬往弔祀會

葬作誄謚曰文範先生刺史太守樹碑頌德許令以下

至于國人立廟舊邑四時蒸嘗歎哀承祀具如祖禰先

生存獲重稱亡歆血食行修於已得斯于人固上世之

所罕有前哲之所不過也孤嗣紀銜恤在疚敢録言行

終始所守乃有二三友生咨度禮則咸曰君化道神速

行於有國法施于民祀典所宗鄉人之祠非此遺孤所

得專也昔者先生甚樂兹土築室講誨精靈所寧紀順奉雅意遂定兆域宜有銘勒表墳墓俾後生之歌詠德音者如丘封之存斯也乃作銘曰於熙文考天授弘造淵玄其深巍峩其高剛而無虐柔而不撓誕鋪模憲示世作教君之誨矣民胥教矣道行斯進廢乃斯止鮮我顯泰既多幽否含榮取辱涅而不淄德之休明賤不為恥超遡其猷莫與方軌

鄭康成北海高密人隱居著述稱為純儒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道卒

論詩之正變獨為明審

詩譜序

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

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于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于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

永叔歐陽修曰毛鄭于詩其學亦以博矣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興衰治亂美刺之方無所不載予初未見鄭譜未能

民共財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于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繇此風雅而來故皆録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亨同烹齊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夷身失禮之後（周夷王元年天子始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邶不尊賢（邶柏舟篇序云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是為變風之詩）自是而下厲也幽也

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故孔子録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勿用則被刼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繇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于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

徧通其旨故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為詩圖十四篇慶曆四年于絳州得鄭譜而首尾殘缺因取詩圖以補鄭譜之亡者庶幾以見于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已

臣士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主美刺春秋主褒譏總歸法戒

二義康成詩譜序事編年一用春秋之例

義有根據語無泛設

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于力則鮮于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于是與

孔融 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建安中為少府忤曹操意搆成其罪收下獄棄市

肉刑議 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建此議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殘其

貴與馬端臨曰是時肉刑之不用已三百餘年而卒欲復之誠非篤論也

臣英曰肉刑除扵文帝而史遷

文體而廢棄之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趣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齊崔杼立莊公夙沙衛奔高唐以叛伊戾禍宋伊戾誣宋太子為亂太子縊死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劉向字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

猶下獄室豈後世尚聞行之乎宜融之惻然於該也

盛事佳文故自可傳

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陳湯矯制發兵斬郅支單于於都賴水上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告高密縣教時鄭康成隱修經業杜門不出融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康成特立一鄉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吴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黄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加與

仿仲舒春秋決獄之義刪定律令以

嘉同

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司隸校尉奉之子博覽多聞舉孝廉獻帝時詔拜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于許凡朝廷制度百官品式多劭所立

上漢儀疏劭刪定律令為漢儀上之帝稱善

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

為漢儀是有闕係文字

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廵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 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綱紀佐理萬機故有都目漢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曹戸曹主客曹

三公曹也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復音複重定容反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即東觀記皆删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事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繄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于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緗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俗無乃類旃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視之

乃鼠也今云鄭人以乾鼠為璞與此說不同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釁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緹赤色繒也○緍音襲

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蕉萃菅蒯蓋所以代匱也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蕉萃憔悴同是用敢露頑才厠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唯因萬幾之餘暇游意省覽焉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

筆嚴霜雪氣激風霆不僅以辭采見長

為袁紹檄豫州

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操失德不堪依附宜歸紹也後紹敗琳歸曹操操曰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操愛其才宥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備歸陶謙表備為豫州刺史後歸曹操操表為左將軍國相謂為侯王相國也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

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産祿專政内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幾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于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饕餮貪也）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乞養之贓賄賂也言嵩以車載賄寶輸勢門而官至太尉）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

本無懿德（贊喻嵩也閹謂騰也言操如此種類本無美德）儇狡鋒俠（言操任俠如鋒之利也）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幕府謂紹也董督也）續遇董卓侵官暴國（侵官謂冒官也暴國謂遷獻帝于西京也）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紹奔冀州卓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海之衆以攻卓東夏渤海也）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裨師偏師也紹表操為兖州刺史授以偏師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也）至乃愚佻短畧輕進易退（佻輕也）傷夷折衄數喪師徒（衄縮也）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兖州刺史（操數喪敗

師而紹專以精兵修輔之又表操領東郡被以虎文奬蹴威柄言操實羊質而被虎文者乃紹奬成其威福蹴成也○蹴子六反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成資跋扈肆行凶忒秦將孟明數敗穆公不罪遂得敗晉報秦故云一尅之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為罪者亦冀操孟明之報也跋扈謂掘强也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操為兖州邊讓言頗侵操操殺讓而族其家故云灰滅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于徐方地奪于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操為徐州刺史為陶

譙所破又與呂布戰于濮陽為布所敗蹈據無所言無所依也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幹喻君也枝喻諸侯也叛人謂呂布也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擐貫也言紹閻操敗引軍擊布破之○擐胡慣切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于兖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操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兖州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寇功時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也時兾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時公孫瓚出軍屯槃河遂舉兵攻紹紹時為冀州刺史人衆恐叛瓚大破紹軍局部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

臣乾學曰首言其賊害忠良張布機穽用以動朝臣之心與志士之憤此一篇之警策至寫專擅脅遷圖逼諂罪狀可謂董狐復出宜奸雄見之而心折也

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幼主謂獻帝也脅劫也當御駕馭也畢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言公卿不敢論時政但具員品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彪為司空司徒故云歷二司也時袁術作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眦睚瞋目貌楚檟也榜笞也參并謂兼也五毒謂五刑

臣士奇曰紹悔不用沮授之計使操先迎天子都許挾以號令天下故盛言其跋扈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琳始為袁檄曹後為曹檄孫殆亦文詞之雄耳

也忒惡也言隨其情之所發以肆其毒而不顧法律也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母昆謂同母昆弟也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言塋樹猶合恭敬況使吏士發掘乎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

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兖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歴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言紹加意容操冀可彌縫其過使自改而終不悛也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棟梁喻大臣也謂楊彪忠正謂趙彦華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謂紹征瓚時也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彊寇謂瓚也言瓚桀逆拒

臣杜訥曰聲罪致討之詞備極條暢彌覺謹嚴

紹操暗與瓚書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露也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大軍紹自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也紹入朝歌自鹿腸山斬賊于毒等滅之又擊左校郭大賢及西營屠各屠各匈奴種也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螳螂前有兩足舉之如執斧之象故云斧隆車雷車也當為豐隆故云隆車隧猶轍也喻操之拒紹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

勢中黃伯夏育烏獲皆古之力士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泛黃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劉表為荆州刺史與紹相結宛葉二縣名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虜庭謂操之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焫燒也沃灌也熛火飛也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兖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

漢室凌遲綱維弛絶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内簡練之臣皆垂頭塌翼失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内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强寇弱主違衆旅叛違衆人而助叛逆也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荆州便勒

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張繡以軍功遷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羅落布列也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如律令謂當遵行也

為袁紹與公孫瓚書紹與瓚相攻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欲以獎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故與書

立格修整遺言古茂當從呂相絕秦書得來

臣廷敬曰權彼己之情較曲直之數可謂辨矣但瓚之罪首在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伯夷叔齊言如兄弟也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紹攻韓馥于冀州以書要瓚引兵助之紹得冀州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初平二年瓚以從弟越故引兵攻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此事在後紹特挈于前以見己之理直渤海在幽州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輟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瓚與劉虞有隙而虞子和在袁術所瓚遣從弟越將千騎詣術陰令執和而袁紹又與術離貳時術以孫堅為豫州刺史紹更以周昂為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術遣越助堅

劉虞一事書中何無一言指斥豈紹與瓚不臣之心則一琳故有所避而不之及耶

攻昂此所謂犯綦豫州也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以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越為袁術所遣本不關瓚紹蓋知之故遺書訊瓚而足下起然自逆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傑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越攻昂為流矢所中而死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己茍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于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泜上越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于紹遂出屯兵磐河進攻冀州泜水為冀州所屬地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

辭不獲已以發界橋之役（紹自出拒瓚與瓚戰于界橋南）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强弱殊科衆寡異倫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北因壘飽穀（瓚兵三萬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承之瓚軍大敗）此非天威棐諶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蛑賊以焚熱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瓚復遣兵擊紹至龍湊擊破之龍河即龍湊也）自此以

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紹與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後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于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紹以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瓚復與紹和親各引兵去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強弱異謀急則曲躬

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桓濊貊皆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争為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始劉虞在幽州能以恩信結烏桓鮮卑瓚攻殺虞據幽州興平二年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起兵報仇迎虞子和與紹將麴義共攻瓚破之鮑丘瓚徙鎮易京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墻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

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兹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志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懐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内

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建

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為應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設伏擊大破之瓚乃自殺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

報陳琳書洪初為廣陵太守張超功曹甚見愛信超遣洪詣劉虞道絕因寓于袁紹紹以為青州刺史徙東郡太守曹操圍超于雍丘洪聞之勒兵請紹救超紹不許超遂破滅洪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不下使洪邑人陳琳與洪書喻以禍福洪答書城陷見執不屈紹殺之

深情溢於簡牘故音節琅然

隅濶相思發于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為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比類也）述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遥忖褊心初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之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家語孔子之郯與程子相遇于塗傾蓋而語）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爭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洪常寓于紹故謂之主人也）瞻望悵幄感故友之周旋

龜山楊時曰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何其異哉方曹操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己

撫弦搦矢（搦捉也女卓反）○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或曰悔當作益）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戹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己自責不責人也）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吳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昔張景明

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絶紹無乃不諒彼已與其不屈而死也過矣

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

國故也左傳云君子違不適仇國違奔亡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崔杼殺齊莊公欲劫晏子與盟以戟拘其頸劍承其心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殺執簡而往聞既書矣于是乃還也故身纂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楚子圍宋築室反耕言築室于宋反兵耕田示無還意也但懼

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公孫瓚字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張揚雲中人何進令于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揚遂攻上黨仍畧諸縣衆至數千與袁紹合張燕常山人聚少年為羣盜衆萬人燕慓悍捷速軍中號為飛燕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股肱猶手足也言北邊有倉卒之急股肱之臣將告歸自救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威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黒山以為救獨不念黄巾之合從耶昔髙祖取彭越于鉅野彭越將其衆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基兆于緑林卒能龍飛

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親吾子託身于盟主盟主謂袁紹也臧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按西京承戰國先秦之後故其文雄峭多奇朝賈諸疏是也承平既久士氣苶弱見之于文章者為嘽緩曼衍而不振東漢因之文體日趨駢儷已濫觴晉魏六朝豈風氣使然有不能遏者乎昔司馬遷文尚奇氣故公孫弘董仲舒傳不録其對策而班固收之東漢之書成于范蔚宗其所撰述時人書疏多更刪潤三書者遂各成一代之文則自班諸家而外名為東漢已是晉宋人手筆矣然以光武愛

好經術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明帝臨雍拜老親御
講堂章帝大會諸儒稱制論決由在上之振勵其時者
名高義編牒不下萬人不綦盛哉嘗謂東漢人矜名節
談仁義師弟傳經期足明理而已與夫西漢大師相授
受為發策決科取青紫者不侔也至魁壘耆碩正色立
朝封事屢上讀之有使人欷歔衆涕不已者其為益于
名教甚矣豈異時杜欽谷永輩淺儒所可望哉而郭泰
黃憲徐穉之倫文辭不概見其所存更有出于辭章訓
詁之外者此又論
世而知之者也